

一份用铜版纸印刷、八开四版的广告飘然而至。犹如一张报纸,有报头、报眼,可都是通栏大标题。什么什么教育四个大红字边上,是“招生通讯”略小些的字。我奇怪了,单单一什么什么教育,那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机构呢?还赫然标出是要招生,那就应该是个学校了?但是,没有。一个公开要招生的部门,或者单位,不是学校,那也应该是培训组织吧?但是,统统没有。于是,我的第一感觉,已经公开要招生了,旗帜上只是两个“教育”大字,好像心里有些毛,有些虚吧?

经过多年的努力,我们的高校早已摘下精英前缀,而开始了平民化、大众化,上大学早已不是如同登天那样的难事。然而,为什么学生的压力山大还是那么大,而且越来越大?学生的压力山大甚至已经走向幼儿、婴儿,乃至胎儿——胎教中的课程已经如同小学一二年级,成功的话,十月落地就可以在人生起跑线上飞奔。问题就在于,大学普及,那么,就要看大学里面的大学、大学里面的大学的大学。终于,有“211”(建设21世纪全国100所重点高校之谓也)、“985”(1998年5月定下国家与地方共建全国30余所重点高校之谓也)应运而生。一到毕业招聘,

面南而坐的单位,青睐的果然是211、985,弄得非这两类学校的就很不爽。那么,怎么办呢?该份招生通讯就画出了一个金字塔。首先是标准班巩固课程,其次是标准班强化课程,再次是精致班领先课程,最后是极致班超越课程。请注意这里用词的严谨与讲究,其目标倒也清清楚楚,首先只是预习准备,其次是提高能力,再次是冲刺名校,而最后的就是“冲刺四校”!

## 评一份“招生通讯”

马以鑫

别小看这一招生设计与安排,因为它完全迎合了当前一些家长的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心理,普通大学早已不在眼里,要的就是名牌学校——还点名是四校!

我真想看看,这么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目标,如何来落实、操作、进行呢?有没有什么法宝,妙不可言的妙计呢?我把这份招生通讯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翻了个遍,可就是找不着、看不到,只是洋溢着强化强化再强化、冲刺冲刺再冲刺,而具体课程无外乎外语数外加上物理化学。老实说,光凭这样一个密密麻麻的课程安排,我看根本没法吸引人,大概

也没有什么人会去上当。我正要哑然失笑,突然,“报头”下面的几行大字抓住了我的眼球:“名校名师领衔助学”、什么什么大学“本硕博生领衔助教”。看来,这份招生通讯把宝全都押在了这里。

教育部门早就有规定,任课教师一律不得进行课外有偿培训教育,更不能有兼职任职行为。这一点,在名校教师中更有严格的约束。否则的话,会影响职称评聘、奖金发放,乃至在名校中的一个位置。这是有着强烈的针对性,因为校外的一些机构,看中的也就是一个名校名牌而已。现在,真的有名校名师还会去冒这样的风险?我看不会多。再说本硕博生吧,连最起码的教师资格证大多都还没有,怎么又会有本事去“领衔助教”呢?本硕博生一路读来,越来越走向专门化、专业化,对现在的高考,尤其是所谓强化、冲刺又有多少本领去应付?况且还要领衔助教。不管承认不承认,教育中的一些方面早已成为市场,而且是投资不多却收效丰厚的市场。学生和家长翘首以待的是名校专业,终于,有人会投其所好、出谋划策、频频招手。



1933年2月,有传言准备“落水”的北洋老帅段祺瑞(字芝泉),暗中应蒋介石邀请,从盘居的天津忽然南下上海,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,而予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,却是沉重一击。

段祺瑞虽然早已下野,但声望仍极高,他的许多部下还是惟他马首是瞻,一旦他真的上了贼船,或许还会掀起恶风浊浪。因此设法让段祺瑞南下,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。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四行联合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主任、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,获悉日本人正在打段祺瑞的主意后,立即致电在上海的密友钱新之,建议由蒋介石出面邀请段祺瑞南下,并由钱新之秘密赴津接洽。钱新之时任四行联合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协理,与张嘉璈、陈光甫、李铭同被称为“金融界四巨头”,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,人脉关系极为丰沛。

## 段祺瑞南下秘辛

邢建榕

钱新之将吴的看法向蒋介石汇报后,得到蒋的赞同。蒋随即委派钱新之代表他敦请段祺瑞南下。

钱新之携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天津后,前往段的寓所拜见。钱转告了蒋的问候,并说他是段的学生,等将来国内局势稍安定后,拟改组政府,请段出任总统,他自任副总统。至于条件,一切从优,可以国民政府名义每月拨给生活费2万元。段的帖子亲信,每月也给1000元津贴。段的亲信段宏纲(段祺瑞的侄子)、李思浩等,也已经被钱新之说服,因此都同意南下。

段祺瑞本来还在犹豫,是否要离开天津这一是非之地。蒋介石既然谦恭恭弟子礼来请他,而且条件优厚,给足面子,于是顺水推舟,答应了蒋的邀请。在钱新之的陪同下,段祺瑞坐火车抵浦口,再由浦口过江抵南京下关码头,蒋介石率众前往迎接,这使得段祺瑞十分感激。段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后,乘火车前往上海。



1936年11月2日,段祺瑞因胃溃疡大出血病逝,享年72岁。段死后,国民党政府宣布给予“国葬”待遇。但葬在哪里,却有不同声音,段家的意见,一定要将段的灵柩运往北京安葬,钱新之曾暗中请示蒋介石,蒋介石回电称,一切以段家意见为决定。

吴鼎昌、钱新之的这一秘密使命,无疑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,在许多历史危急关头,银行家发挥了多重作用,绝非简单局限于经济领域,也绝非简单呈现于透明层面。

## 古人崇尚兰花什么?

顾云卿

随着园艺科技的发展,兰花品种越来越多。这次上海国际兰展推出诸多新兰,昂贵珍异,让人目不暇接!但古代兰花品种肯定没有今天多,况且,古代文人没把兰花当作一般植物,而是当作一种人的品行、性格和精神的化身及象征,这就是兰花的人文内涵。

古人崇尚兰花什么呢?孔子周游列国,因处处厄厄而以兰自居。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收有孔子《猗兰操》一诗,是说:“孔子历聘诸侯,诸侯莫能任,自卫反鲁,过隐谷之中。见芝兰独茂,喟然叹曰:‘夫兰当为王者香,今乃独茂,与众草为伍,譬犹贤者不逢时,与鄙夫为伦也!’乃止车授琴鼓之。”

孔子这个自喻深深地影响着后人。一是它自身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,二是它通常生于幽谷,长在深谷,少人涉足,鲜为人知。这两个特征,引起古今文人浮想连翩,争相自况。

明宣宗朱瞻基,考虑到在野尚有许多具有才华而未能出仕者,也写了首《猗兰操》:“兰生幽谷兮,萼萼其芳。贤人在野兮,其道则光。嗟兰之茂兮,众草为伍。於乎贤人兮,汝其予辅。”《草木子》作者叶子奇《塘上闻兰香》诗:“大谷空无人,芝兰花自香。寻根竟不见,茅草如人长”,悲怆感唱之中,寄托着深切的同情。宋代浪子和尚惠洪,作《早春》诗而以兰自比:“山中春尚浅,风物两烟光。涧草殷勤绿,岩花造次香。浮根争附络,细叶正商量。好在幽兰径,无人亦自芳。”宋人徐集孙在京师附近做官,因为清廉而少俸,对菊花的感受是“随地铸金钱”,对兰花的感受也就成“淡淡九畹质,雅好住山林。幽香不求知,伯夷叔齐心。世道不复古,勿佩取骚吟”了。唐诗人李白虽说坚信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,但其《孤兰》诗因兰而感慨:“孤兰生幽园,众草共芜没。虽照阳春晖,复悲高秋月。飞霜早淅沥,绿艳恐休歇。若无清风吹,香气为谁发?”

同一《种兰》题,唐代陈陶写过:“种兰幽谷底,四远闻馨香。春风长养深,枝叶趁人长。”宋代苏辙则写:“兰生幽谷无人识,客种东轩遗我香。知有清芬能解秽,更邻细叶巧凌霜”。两次登上丞相职位的南宋郑清之,有一次在竹子的下面见到一丛兰花,其孤高之状,使他吟出了如下的诗句:“竹下幽香祇自知,孤高终近岁寒姿。垂杨曼舞多娇态,倚赖东风得几时。”

现代人咏兰最著名的当数陈毅元帅,“幽兰在山谷,本自无人识。只为馨香重,求者遍山隅。”(《冬夜杂咏·幽兰》)在1960年那个国际大背景下,此兰与彼松(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”)已经定格为经典。



## 一棵树的消失

陈德平

随着春天的到来,家中窗前的花坛里那棵枇杷树在经历了一个冬天后,又变粗长高了许多,原先有些灰蒙蒙的宽阔墨绿色叶子一下鲜亮起来,并从中悄悄抽出新枝,延伸出片片毛茸茸的嫩叶,越发挺拔俊逸。每天向窗外望去,看着它天天长大,心里就像春风吹过。

这棵枇杷树是去年的春天从花坛中生长出来的。

那是我曾把吃过的枇杷核埋进了花坛,谁知第二年竟一下从地上冒出了数株枇杷树,这让我无比惊喜。它们晃动着嫩绿的小叶子,在阳光下泛着光,十分可爱。但不久却被小区的花木工割草时铲除了,不知是其疏忽了,还是有意留下的,当我发现时只剩下这棵枇杷树还零零落落立在地面上。为了不使其再遭厄运,我特意搬来几块砖头把小树围起来。以后枇杷树果然没再遭侵害,在平安中渐渐往上蹿,又长出了多片叶子,树身也变得结实了。

夏日里,我把旁边渐渐遮挡住它的芭蕉叶剪除,让其有充足的阳光照射。到了秋天,枇杷树已牢牢地扎在泥土里了,只掉落了两片叶子。在随后的冬天里,尽管有时被白雪覆盖,仍坚强地挺立着。今年春回大地时,枇杷树迫不及待地抖落掉身上的尘埃,快速换上了新装,更是容光焕发,充满生机。我每天上下班时,都要走到它身旁打量一番。看着那股长势旺盛的劲,我想,假以时日,这棵枇杷树很快就会长成大树了。我仿佛已见到了在暖风的吹拂下,繁茂的枝叶间透出的颗颗金黄色枇杷。

可是就在我期盼着枇杷树快快长大的时候,也不知有人觊觎上了它。我不知

道这双眼睛来自于小区内,还是小区外?但一个“计划”在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正在付诸实施。在一个双休日的早上,当我拉开窗帘,目光向窗外移去,蓦然发现枇杷树不见了,心不由一惊,急忙推门走向花坛细瞧,在原先长着枇杷树的地方,只留下被挖过的松软新土,地上残留着一根新枝和几片新叶,已软软的,没有了气色。明显由于起树时仓促慌乱,折断了新枝。此时,我呆呆地站着,为挖树者的行为而愤然,为失去小树而怅然。我遍寻小区,也不见枇杷树的踪影。问花木工,他也惊讶:“这棵小树已长得很大了,我看见肯定会阻止的。”我知道,枇杷树回

不来了。在枇杷树被挖走的那些日子,每次向窗外望去,看到有些落寞的花坛,我的心也空落落的。时常会想它流落到了哪里,还安好么,长得怎样了?想起以前家里有一棵铁树,因久放屋中,叶子有些泛黄,我从盆中取出种到了屋外的花坛上,有了充足的阳光和土地的滋润,铁树很快抽出新枝,变得油亮发青。



可当我正要再次将其移植盆内时,发现铁树已不翼而飞……

这些年来热衷于养花种树的人与日俱增,生态意识的增强和美化环境本是好事,但随意悄悄地挖走他人或公共绿化地带的树木据为己有,那已不是一件雅事了。

春光 (中国画) 胡振郎



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囧事,尤其是危急时刻来临一瞬间的反应,记下来颇有趣味。记得是在一幢高层写字楼办公时,有两次都被关在电梯中吃“黑”一团。第一次是在中午去食堂吃完中饭回来,电梯乘到一半就被卡住,好在一车关的都是男子汉,虽然一抹黑,但仗着人多势众,大家谈笑自如等着援兵到来。有一位男士更超脱,借着透进电梯的一丝光明,干脆呼噜呼噜吃起从食堂买回来的热汤面,全然没有那种遇险的气氛。第二次则惨了。同是这部电梯在半途上又卡住了。这次电梯内只有我和一位女驾驶员,两人分躲一角沉默无语,被关了近一个小时才被救出。事后同仁调侃我:在电梯中有没有和女驾驶员说什么悄悄话来着。我坦诚回答,这又不是苏联小说《第四十一》中孤男寡女同居荒岛。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“完了”。第二感觉是想到家中的儿子。第三感觉才是等待“戈多”们来救自己。不过后来友人传我一电梯吃“卡”时的秘诀:再遇电梯飞速下滑时,先蹲下后撑起,最多闹个骨折还能捡回

一条命。看来自我保护意识很重要,还是古话说得对:只要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第二件事是在游泳池学跳水。应该说每个人都是不想死的,没有人是真正的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,关键在于从精神上战胜面对死亡危险的恐惧感。可怜的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死亡的阴影始终会影响着我们的情绪。从儿时起我们就面临大病大灾的考验,

## 闪念之间

庄元强

记得小时姐夫教我在游泳池跳水,学了半天没学会只到今天只会“插蜡烛”,结果把边上的另一个同学倒教会了。不过现在追忆起来是自己对从空中跳下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,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三岁时不慎从一米多高的桌上摔到地下,留下了额上的一道疤痕。再拿坐飞机来说,一些老出差的人不爱坐飞机缘由就在此,而上了飞机的一上天后心中总

有些悬念八只脚担心飞机失事,怪怪的是人们送飞机时不说一路顺风而说一路平安。再说一件事,有时一閃念之间是人最真实的想法。就拿地震来说,各色人等会在地震中表现出复杂多变的个性,记得一次上海5.8级地震,我在睡梦中惊醒,觉得房子好像在晃动,忙先去书橱中取出《辞海》“地震级别”查找考证,只到听见弄堂里站满了避震的人才走出屋子,这才故事被友人笑活至今。

人,在这一瞬间会冒出许多肥皂沫式的闪念,特别是在死神面前,就是考验人的综合素质了,当然也可能有怕事的,躲边上的,瞎起哄的,事后诸葛亮的,见义勇为的等等,因人而异了。记得前些年在上海公交车上,四个普通老百姓勇斗歹徒徒受伤的先进事迹感动了许多上海市民,他们住院后,很多素不相识的市民纷纷赶到医院送上鲜花、水果篮、感谢信。我总觉得这些在闪念之间毫不犹豫选择正义的人,值得人们钦佩。

人生囧事 开会也得学,明请读。

